

国学三部曲

国学览胜

宋定国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国学三部曲

国学览胜

宋定国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览胜/宋定国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1
(国学三部曲)

ISBN 978-7-5656-1288-6

I. ①国… II. ①宋… III. ①国学-研究-中国 IV. ①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2510 号

GUOXUE LANSHENG

国学览胜

宋定国 著

责任编辑 刘志勇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E-mail master@cnupn.com.cn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83 千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前 言

我为什么要写《国学三部曲》

我写作《国学三部曲》，既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为了追求名利；名利之于我，虽不敢妄称“身外物”，但确实澹泊了。在“天命之年”以后，一方面因为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对中国历代文人墨客之升降浮沉的了解，特别是对养生学的研究，使我对所谓“世道”和“人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体悟到在和平环境下，“生存是第一需要，健康是人生至宝，长寿是最大幸福”，因而学会了从包括名利在内的“物累”中自我解脱；另一方面，是因为自己作为一个出身于半医半农家庭且土生土长的人，对业已取得的成绩，已经知足，聊可自慰了。

我写此书更不是想标新立异。作为一个已过“耳顺之年”的人，早就没有那样的心劲了！

坦诚地说，从1993年当上教授之后，我就感到了一种解放，一种从为了职称的评定和晋升，而不得不忙碌于自己并非完全情愿的、对某些方面的研究及著述的解放，而进入真正自由地研究和创作的时期。

除了迫不及待地回到我自幼所钟爱、却不得不久违了的文学园地，心情愉悦地耕耘外，还重新仔细阅读家父留下的大量医书、方剂及诊断笔记，并由此引发了进一步研究中医学、养生学的兴趣，由此又继而引发了我对于它们与易学，以及自幼所同样钟爱的史学，及整个中国传统学术，即“国学”研究的兴趣。

在这过程中，虽然积累了不少资料，进行了不少思考，产生了不少想法，但我却一直侧重在文学创作，以及《周易》与人生、养生等课题的研究和写作上。因为在这方面所积欠的情债最重，积存的手稿和资料最多，因而饥渴感和创作欲也最强。在撰写并出版了《周易人生哲理博览》《周易人生醒世真言》和《周易与养生》，以及长篇小说《悬壶梦》和《变形姻缘》之后，仍想就相关话题进行著述、创作。由于注重养生，我把研究和写作当做日常的消遣和娱乐，在想写（有心劲）和能写（有精力）的时候才写，而从不“赶进度”，从不强不可而为之，更不“拼命”，习惯了按自己的意愿，轻松愉快而从从容容地写。按

照多年形成的写作习惯，要把自己想写的都写出来，至少还要20年。而在这样的写作计划当中，“国学”却并不在其内。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我突然改变计划，非要写作《国学三部曲》呢？

促使我写作《国学三部曲》的直接原因，是一代宗师张岱年先生的去世所引起的关于“国学”和“国学大师”的争论。争论尽管限于个别人之间，却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

2004年4月下旬，当得知自己所爱戴的师长张岱年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我一下就呆了！先是含泪写了悼亡诗，接着又含泪撰写《默默地送别一代宗师——追忆张岱年先生》，并在参加4月30日向张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后完稿，在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大地》杂志第10期（5月下旬刊）上发表。本来，想在完成长篇小说《三梦》（《悬壶梦》、《鹊桥梦》、《乌托梦》）和《特殊祭品》等书稿后，打算在专心照顾年迈卧病的娘亲的空暇歇息歇息，顺便对时下文坛的炒作歪风，和某“畅销书”作家差错百出的所谓“历史散文”发表点看法，但张先生的逝世一下让我乱了方寸，使我在对那位作家和相关的出版社发表了两篇善意的评论性文稿后，就再也无暇顾及了！我的心神久久沉浸在对一代宗师的缅怀之中。5月6日，当看到某家颇具影响的报纸刊登的文章中，披露了学界一两个人对张岱年先生的学识提出质疑，并就“国学”等话题所引起的相关争论时，我的心灵猛地一震，许多与张先生和“国学”有关的话题，犹如突如其来的风暴，在我的脑中急剧刮起，使我陷入深沉的反问和思考的轩然大波之中。当我参加了5月15日由清华大学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大哲学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和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和中华孔子协会等合办，北京世纪群学文化传播公司协办的，《纪念张岱年先生95周年暨中国文化综合创新学术研讨会》后，心情更是无法平静，在无限地追忆、缅怀、沉思和反问中，先是冒出了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写作张先生的念头。后来便请教了张先生的家人及汤一介先生等师长。汤先生在回信中，把他发表的《我所认识的张岱年先生》的复印件一并寄来，并说由于忙于编纂《儒藏》等，不准备再写有关张先生的文章了。谈及评价人物时，汤先生强调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世上没有完人，没有神人，对于每个人的长处都要具体分析，不能泛泛而谈，言过其实。汤先生言简意赅的教诲，使我深受启发：我想，评价人物一定要坚持的实事求是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任何学术问题的探究啊！

之后，我接连研读了张先生的一些著作，了解了张先生的主要学术主张和创见等等，但关于张先生的生活素材的搜集却比较困难，而这对于以报告

文学的形式写作，则是非常大的难题，于是我改变初衷，产生了写作此书的念头，并一发而不可收。

不过，促成我写作此书的根本原因，则是自己长期以来在对“国学”的学习、研究过程中，所产生并积累的疑问、思考和想法等的喷发。

由于主客观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使我在经历那场充满坎坷和磨难的漫长“浩劫”岁月之后，通过考研而“打回”首都，毕业后为了解决燃眉之急的住房问题，而主动到一所培训团干部的学校，不久虽然歪打正着地创办了大学，但至今恐怕仍是在全国数得着的很小的大学任教；同样由于主客观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使我成为一个不能安分的“杂家”——在为短训班和大专班讲授了几期自己所学的专业哲学课后，根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创建后教学任务的需要，我主动选择了为本科生讲授领导科学、人才管理学等课程，可我的专业职称却依然只能走哲学系列，而我当时还没修炼到“不为稻粱谋”的境界，所以不仅不能离开哲学领域，而且还必须不断地拿出属于哲学学科范围的成果。同时，由于我自幼酷爱历史和文学，即使在那动乱而荒诞、漫长而沉重的岁月里，在百无聊赖的工作和必要的家务劳作之余，我也常把心思耗费在文史书籍的翻阅、思考和文学创作上。在进入新时期踏进大学校园任教而走上教学、科研的岗位之后，更是一有空就翻阅相关的书籍，思考、写作。改革开放所促成的各种新思潮、新观念的时兴和活跃，使我原本就比较活跃的思维越发活跃，因而涉猎的范围更广，加上先是负责新建学院所辟建专业基础理论部的领导工作，促使我必须熟悉诸如政治学、法学、心理学、伦理学、形式逻辑、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学等学科；而后又担任学院的科研处处长并主编学报，也逼着自己熟悉、了解更多的学科。在这样的过程中，我的知识面越是扩大，就越发现自己的无知和所知甚少，于是就越激发自己的求知欲。伴随对易学、医学和养生学等研究的深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深厚底蕴越发吸引我，使我发现自己作为“老五届大学生”，在知识功底上的缺陷，尤其是在传统学术文化知识上的肤浅。当我从中国哲学、易学、医学和养生学的研究扩大到“国学”的其他领域时，这种肤浅感就越发加重，于是促使我在50岁以后，把许多精力和时间都耗费到对“国学”书籍的研读上。但也许因为自己毕竟已不再是初学的孩童，毕竟不再像小学生那样对什么知识和观点都囫圇吞枣，毕竟在文化知识方面积累了一些个人见识，况且，自己从小就养成了爱质疑、好思考的习惯，所以，在涉猎中很自然地也就随时产生许多疑问和想法，有时还相当激烈、冲动。

然而，说句实话，即使对自己某些带有灵感性的观点有时难免一度自我

陶醉或孤芳自赏，但也从未产生要就“国学”研究方面著书立说的想法，因为我深知“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缺憾，使得自己不论跟前辈或后辈学人相比，都差距甚大，所以宁可期盼相关的著述从他们那里问世，自己等着拜读和欣赏就是了。但是，张岱年先生的逝世，报刊、网络等媒体对于张岱年先生，关于自己不配当“国学大师”的公开声明的褒读，尤其是学界个别人对张岱年先生学识和学术建树的质疑，空前激烈地引起我心灵的震撼，一种莫名其妙的激情和写作欲望突然使我改变了态度，决心把自己长期所积累的有关“国学”的想法和思考加以梳理，并结合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就学界和社会大众所关注和热议的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而一当我扎进离家很近的国家图书馆，翻阅相关的文献和资料，尤其是追踪最新的考古新发现、新成果时，竟产生越来越多的疑问和困惑，就越发感到自己学识的不足和学界研究风气的滞后，内心的疑问、思考和想法自然也就越积越多，并时常陷于激烈的矛盾、冲突和不断的生灭消长之中。

尤其是当我看到，不断推出的考古新发现、新成果，正在不断刷新、改写某些古代典籍、史料和文献的内容和形式，而我们的某些研究者，包括被媒体和人们所称道的某些所谓“国学大师”，却依然关在书斋里，仅仅依据传世本而津津乐道，并被某些媒体和出版社大肆炒作时，就更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解、不满，因而写作的欲望也就越发强烈了！

为此，我成天往国家图书馆跑。经过5个月的研究，我拟定了暂名《“国学”新论》的题目及一份提纲，未敢再打扰在“国学”方面颇有造诣的汤一介先生，便于10月3日寄给20多年来一直保持来往，并经常给我以指导的黄枬森先生。

我之所以执著地求教于屡屡自谦“不懂‘国学’”的黄先生，是出于“哲学家的头脑和睿智，对于即使涉足不深或从未涉足的领域，比起那些在某个领域经常跋涉的人来，往往更容易发现问题”的见解，况且黄先生自幼饱读诗书，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熟悉中国学术文化；原来在西南联大最初学的是物理学，后来转为哲学，知识面广博；在几十年的研究和教学中，通晓哲学原理、马哲史等；而哲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了几十年的黄先生，涉猎广泛，学富五车，富有触类旁通的睿智，则是毋庸置疑的呢！

在当月的24日下午，我就收到黄先生的回复，先是客气地再次说他“不

懂‘国学’”后，接着便就我所拟的《提纲》提了六条具体意见：一、你很关注国学问题，从提纲看内容丰富，思路开阔，书写成后该是本大著作；二、从提纲看，内容涉及很多，写作是个艰巨任务，完成要花费巨大的精力；三、究竟什么是“国学”还不清楚，一般有两种理解：一是把整个中国当成研究对象（即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中国学”），一是把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当成研究对象。但不论哪种理解，内容都很宽泛，怎么具体界定，需要好好斟酌；四、相比之下，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似乎更好些，可以像研究哲学一样，从高度概括的视角提炼出问题，加以研究；五、“国魂”和“国渣”的提法需要斟酌：“魂”一般指精神性的东西，而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精神性的东西，也并不全是精华，也包括自私、不团结等民族劣根性的东西；六、对“国魂”中提到的追求和平、和谐等等，要注意不要忽视斗争性，战斗精神；对于“国渣”中“尚清谈”也要具体分析，不能把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当做“清谈”，要考虑到过分注重实用而忽视、排斥本体论研究的倾向。

黄先生这么早地回复出乎我的意料，回复得如此中肯、具体、重要，富有指导性，更出乎我的意料，使我这个“编外弟子”深受感动。

之后，我反复琢磨、领会黄先生富有指导性的意见，经过半年多的研究、写作和思考，鉴于问题和想法较多，而且并不都限于学术问题，不便在一本书尤其是学术性著作中阐述，经再次请教黄先生后，于是决定分作三部即《国学览胜》、《国学探疑》和《国学纵横》，并名之曰《国学三部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黄先生的指导、勉励，就没有我的《国学三部曲》的写作！

《国学览胜》，旨在对“国学”中的精华和神韵进行浏览式的概述；《国学探疑》，旨在就自己对于“国学”研究中所产生的疑问进行探释；而《国学纵横》，则旨在针对古今在“国学”研究和运用中所存在的某些问题，加以评论，发表己见。

鉴于有关“国学”的典籍浩如烟海，有关“国学”的研究和讨论纷繁复杂，尤其是不断涌现的考古发掘的新成果，仍在不断刷新、改写相关的典籍、史料和文献等，而我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有限，尤其是能力很有限，所以，面对自己所设定的每一个显然看似很大的题目，我都不便、也不能面面俱到，而只能仅仅涉及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而且，不论是《国学览胜》、《国学探疑》还是《国学纵横》，都必须秉持汤一介先生所强调的“实事求是”原则，“依据

信史文献，追踪并利用最新的考古成果，探疑求真，正本清源，厘真辨伪，析精祛糟”；“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凡所涉话题，必有新意、独见，而决不‘鹦鹉学舌’，决不‘老生常谈’，决不讲‘空话’、‘套话’”的原则，才能使自己的著述具有一定的意义。

以上只是自己写作的初衷和愿望，至于是否言行一致？到底有无意义？有无价值？则只能交由读者，交由世人，交由实践来检验和评判了！

目 录

一	通天之学	1
1.	“接地通天第一图”	2
2.	“接地通天第一符”	11
3.	“天图”、“天书”	20
二	基础之论	37
1.	阴阳学说	37
2.	五行学说	43
3.	三才理论	52
三	悉备之道	61
1.	“道”	61
2.	悉备之道	68
四	诸子争鸣	72
1.	诸子蜂起	72
2.	稽下学官	74
五	百家之言	76
1.	道法自然	78
2.	仁者爱人	82
3.	兼爱非攻	86
4.	民惟邦本	90
5.	重生贵己	97
6.	天下为公	100
7.	知彼知己	104
8.	修齐治平	108
9.	物我两忘	115
10.	白马非马	117
11.	上下求索	121
12.	虚壹而静	126

13. 辩证论治·····	130
14. 法势术并用·····	134
15. 杂糅融汇·····	137
六 学海奇葩 ·····	141
1. 《易》·····	141
2. 《诗》·····	151
3. 《书》·····	159
4. 《礼》·····	163
5. 《春秋》·····	167
6. 《孝经》·····	170
7. 《老子》·····	175
8. 《儒书》·····	182
9. 《列子》·····	185
10. 《论语》·····	188
11. 《墨子》·····	191
12. 《庄子》·····	197
13. 《孟子》·····	204
14. 《大学》·····	207
15. 《中庸》·····	209
16. 《荀子》·····	211
17. 《离骚》、《天问》·····	212
18. 《韩非子》·····	215
19. 《黄帝内经》·····	218
20. 《神农本草》·····	219
21. 《吕氏春秋》·····	221
七 经世之学 ·····	225
1. “经纶天下”、“天下为公”·····	226
2. “自强不息”，建功立业·····	227
3. “厚德载物”，宽厚包容·····	228
4. “天人合一”，因时应变·····	229
5. 贵和尚中，团结奋进·····	230
6. 重人轻神，以民为本·····	232
7. 重教兴学，教书育人·····	233

8. “克勤克俭”，富民富国	235
9. 鼎新革故，惩败治乱	236
10. 崇仁重节，爱国忧民	237
11. 仰观俯察，探疑求真	238
12. 重农务本，广营理财	239
13. 兼爱非攻，协和万邦	240
14. 崇尚礼仪，文明兴国	241
主要参考资料	244
后 记	247

一 通天之学

假如真的有一天发现了天上人（即“外星人”），我们地球人类即地下人依靠什么跟他们进行最初的沟通、交流，以免发生后果难以想象的冲突呢？在地球人类与可能存在的“外星人”之间，有没有进行沟通、交流的初始工具呢？

互联网上曾出现一条醒目的《中国公布与外星人沟通工具》的信息。现将其内容摘录于下——

您见过口径达到 500 米，“塞满”整个山谷的望远镜吗？这就是世界上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已于 2008 年 12 月底在我国正式开工建设的、相当于 30 个足球场大的 FAST 望远镜。

不仅中国的天文学家为之振奋，全世界的天文学家也在紧盯 FAST——寄希望于这个最大的“天眼”或许能找到外星人，并解开宇宙起源之谜。

据相关专家介绍，目前我国正在建造的这种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其众多的用途中之一，就是用来搜寻为公众比较感兴趣的地球之外的文明。

因为天体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人马座的比邻星，是除太阳之外离地球最近的一颗恒星，但它距离地球也有 4.27 光年，所以我们不可能发射一种能够直接到达的探测器去探索它们。而现代电子技术、无线电通信、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天文学家们搜寻地外文明提供了一种好办法，就是利用射电波即无线电波来寻找“地外文明”。一旦在遥远的某个恒星上有理性社会及文明存在的话，他们的活动所产生的无线电波（电磁波的一种），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向外发送，并很可能会传到地球。如果我们在地球上建立了这种电磁波的接收装置，就可能接收到外星射电波，从而获得“地外文明”存在的信息。

通过上述介绍不难看出，中国正在建设中的“超巨霸”型“FAST 望远镜”，严格地说，只是搜索一个“地外文明”的“工具”。在相互搜索、发现的意义上说它是“与外星人沟通”的“工具”也未尝不可，但是，要是在彼此发现后，真要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交流的话，它就难胜其任了！

常识向我们昭示：在语言和文字不通的前提下，人们之间的沟通，最为

可能、也最为便捷的工具，莫过于用以表征最为常见而又简明的实物的图形、符号之类的东西了！

譬如通行于公共场所的男女性别标志的图形，为语言和文字不通的五大洲各个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人们所共识，因而被普遍采用。可以相信，这样的图形，在天上人与地下人之间也同样具有共识。

那么，除此之外，在语言和文字不通的条件下，天上人与地下人要在思想上进行沟通，可能首先选用的工具是什么呢？

愚以为，最为可能的首选，就是同样用以表征性别特征等的简单图形和符号。

那么，我们地球人类，有没有这样的图形、符号呢？

有的。这就是存在于我们“国学”中的“通天之学”。

1. “接地通天第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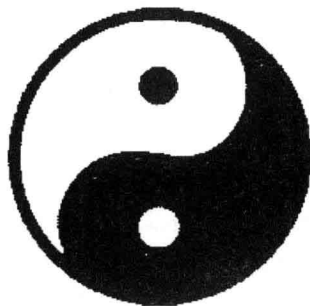
假若天上真有“外星人”的话，在世界迄今为止，所有的图文符号中，“阴阳鱼太极图”，是最能够充当沟通天上人与我们地下人进行沟通、交流的初始工具。

为什么呢？

因为阴阳观念，与区分男女性别相联系，是体现人类本能的东西，而任何本能的东西是用不着教育和启蒙就会的，因而阴阳观念被认为是人类这种最高级的动物，所具有的最直观、最起初的基本观念。所以，简明反映这一基本观念的“阴阳鱼太极图”，自然也就很容易为天上人与地下人所认识、掌握，将其作为彼此沟通、交流的工具了。

那么，什么是“阴阳鱼太极图”？“阴阳鱼太极图”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1) 阴阳鱼太极图



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阴阳鱼太极图”。

严格地说，自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太极图很多，阴阳鱼太极图仅仅是其中流行最广的一种罢了。

正因为其流行最广，所以，人们日常所谈论的“太极图”，其实就是“阴阳鱼太极图”。

阴阳鱼太极图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却蕴涵着简明而深刻的哲理呢！

阴阳鱼太极图，是以黑白两个互纠的鱼形纹组成的圆形图式。这也是人们之所以将它称之为“阴阳鱼”的缘由。它形象化地表达了阴阳轮转，两者相反相成，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乃天地万物生成变化之根源的哲理。

因此，可以说“阴阳鱼太极图”形象化地展现了阴、阳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辩证关系，展现出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本乎自然的和谐之美。

阴阳鱼太极图是内涵最丰富，也是造型最简练而形式最完美的图式。纵览古今，横看现实，没有哪种图式有如此简单而深刻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将宇宙、生命、物质、能量、运动、结构等内容，均涵盖其中，为人们揭示宇宙、生命、物质的起源等，提供了一定的形象化的启示。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太极图中的“S”形曲线，将太极图清晰地分为两个关联部分，表明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具有特定的、彼此对称的，既分一为二又合二为一的特定结构；

第二，太极图中的两个“阴阳鱼部分”用不同颜色加以区别，分别表征阴和阳，昭示出两者既相互独立、不容混淆，又相互依存、不能割裂的关系；

第三，太极图中的“阴阳鱼”中，每个头部均含有对方的“眼点”，即“阴鱼”的眼用“阳”来点睛，而阳鱼的眼则用“阴”来点睛，从而画龙点睛地昭示出统一事物阴、阳两种部分之间，既相互对立、相互区分，又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的辩证关系；

第四，太极图的圆形图式和中间的“S”形曲线，既昭示出结构和运动均有一定的规则，又昭示出运动以旋转为其基本形式，并且呈现出均衡、对称、流畅、圆润、协调、稳定的状态；

第五，太极图的“阴阳鱼”都有大头和小尾的形状，昭示出太极图正与反的旋转方向，从而说明事物的运动具有一定的方向性；

第六，太极图“阴阳鱼”的大头与小尾，昭示出两者之间在旋转运动中的强弱变化，从而预示出太极内部两种势力及其能量的变化，同时具有由小

到大、由大到小互变的“变易性”，蕴含着物极必反的朴素辩证法。

正因如此，所以，我们说，阴阳鱼太极图将宇宙、生命、物质、能量、运动、结构等内容，均涵盖其中，形象地昭示了事物的整体性、对立互补性、生化性和全息性，为人们揭示宇宙、生命、物质的起源等，提供了一定的启示作用。

我曾尝试地把这幅图让一些尚未受过中国传统文化启蒙的人们看，尽管有些人说不出“阴阳鱼”这样的名称，尽管他们所认为的象征物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

他们都能辨认出“有黑白两个东西”，“白的黑眼睛”、“黑的白眼睛”，而且彼此很对称。

这是一种直观、朴素而准确的共识。

正是这种直观、朴素而准确的共识，恰恰抓住了太极图所蕴涵的简明而深刻的哲理——事物自身都包含着既互相区别、对立，又互相联系、包容的两个方面。

而事物产生、存在、发展和变化的基本道理都在这里。

这个基本道理，不止存在于个别的一事一物之中，而且普遍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即为天地间任何一种事物所固有和共有。

中国先民很早就认识了这个基本的道理，并把事物自身包含着既互相区别、对立，又互相联系、包容的两个方面，概括为阴和阳，并绘制了“太极图”。

不管是阴阳鱼太极图，还是其他什么形式的太极图，所揭示、表征的基础而基本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一个简单的图示，却能把普遍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基本的道理，直观而明了地体现出来！其所蕴涵的聪明、睿智，极其简明而深刻的伟大意义，不言自明。难怪阴阳鱼太极图，能让古今中外的历代贤哲，一个个折服！

与区分男女性别等相联系的阴阳观念，是体现人类本能的东西，而任何本能的东西是用不着教育和启蒙就会的。阴阳观念既然是体现人类本能的东西，那么，集中体现阴阳观念的太极图，最容易为同为人类的外星人所辨认，也就十分自然了。

换言之，正因为太极图能把万事万物的基本道理，直观而明了地揭示出来，所以，它才有可能很容易为外星人所辨认，能让天上人与我们地下人相互交流、沟通，因而成为“接地通天第一图”。

(2)“太极图”起初是如何被绘制出来的

这是海内外学界一直关注且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千百年来一直未能解

开的一个谜。由于人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一张图，出自南宋张行成（生卒年未详）的《翼玄》，经过明初赵撝谦简化，到明末又经赵仲全加工才定形的。由于相关典籍的佚失，而新的考古发现又未能找到可供佐证的证据，所以，这个争议还将继续下去。

有人期待新的考古发掘成果，能圆满地释解人们所争议的话题。我认为，不断推出的新的考古发掘的相关成果，无疑有助于释解人们的争议，这已经是不断被证明着的事实，但要指望考古发掘能最终圆满地释解相关问题，恐怕难以实现。

因为，即使除去天灾人祸的毁灭，单是能够经历岁月烟尘的封埋、剥蚀而得以流传下来的图画、符号和文字资料，都是书写或镌刻在陶器、龟甲、钟鼎以及简帛等上面的，是不可能圆满地解释所有的疑问的。

因为，在这些图画、符号和文字资料的载体出现之前，是那些对当时先民来说更为便捷，却经不住岁月烟尘的封埋、剥蚀的载体，譬如泥土、木头、树皮、石块等。并且由于没有相应的工具，而顶多是用某种天然颜料的涂抹（还不能说是书写），所以，不论载体本身还是上面的图画、符号和文字资料，都经不起岁月烟尘的剥蚀，因而不能流传下来。考古发掘之所以只能以陶器等能够经得起岁月烟尘的封埋、剥蚀的器物上的图画、符号和文字资料，为人们提供佐证，道理就在于此。除此之外，原始的岩画，也能提供佐证，但与便捷的泥土、木头、树皮、石块等载体相比，那肯定也是后期的事情了。

所以，正如人们总想发现当初用于“结绳记事”的绳头，简直是做梦一样，要想发现最初的“太极图”，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为当初人们根本就不具备留供后人研究的，被我们称作“文物”的物质条件，甚至根本也没有这样的意识。

有的人，把太极图说成是外星人的遗留物，譬如煞有介事地说“八卦太极图是外星人制造飞碟的图纸”，实在是荒唐！

这不过是人们沿着历史的长河上溯，在搜索枯肠地寻踪觅迹，却得不到满意的结果而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要弄小聪明，把这个成果归功于“外星人”，制造难于求证的悬案，自欺欺人而已。殊不知，即便这种荒唐的说法果真成立，那么，追本溯源，“外星人”起初又是如何绘制出这样的图示的呢？仍是个悬而未解的问题。

所以，逃避现实难题的设想、假说，尽管不失为聪明，却掩盖不住其回避矛盾、惧怕苦苦求索的实质。

其实，人类的任何发明、创造，都离不开灵感的迸发；而人类灵感的迸